

第一章 男人本能

1. 男人是权力的化身

应该说，女人一生下来就拥有向自然及男人屈服的能力。男人的生存原则是施展权力，不会屈服他人。

几个世纪以来，令人困惑的权力观念已成为男人心里最重要的标志。看看男人用来表明自己存在的多种力量：肌肉力量、政治力量、性能力、军事力量、火力、财力、知识的力量、积极思考的力量、个人的力量等。

男人用力量表现自己时受一种不可能实现，却想成为事实的欲望驱使。在人们心中，男人只有在能够做到某些事，控制某些事、自己或女人时，才会觉得有男子气概。因此他们永远摆脱不了外在事物的影响。

男人产生各式各样的冲动，最后却会被撞得粉碎。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到了向上帝报到之时，却是一秒钟都买不到，意志会逐渐消沉，男人清醒时尽量避免去想疾病、挫败、失败等念头。

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人认为耶稣是男人的原型，美德与神圣的启示的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因为他是根据上帝的形象与本质所造。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男子气概的问题而造成的悲

剧，都源于男人的认同错误。他们扮演人生的戏剧时，误把同时代的人当观众。他们受困于当时欲望有限的视野，不知该寻求与神的意志和谐共存。

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意象，是基督教男子气概观念的中心，因为它戏剧化地处理了意志的问题，而意志正是论男子气概时一再出现的中心议题。

在西方文化的架构里讨论男子气概，一定得谈耶稣。

野性难驯的男人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面目。他是野人，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因为他纵情于嬉戏、狂想、情欲，所以常被指责为不负责任、没有道德观念、用情不专、拒绝长大的男孩。这都是严肃的人，自我的成熟守护者或超我的忠实门徒说的。

如果男人的生命与定义不包括野性，男子气概就会缺少极重要的一个部分。断绝放纵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就会在社会秩序下变得太驯服。每个人的灵魂里，贪玩的小孩和睿智的老人生活在一起，硬逼他们接受严肃的极权统治，他们都会死亡。

狂野的男人为男子气概的定义增加了热情这一项。阿波罗建议凡事适可而止的同时，狂野的人却说：纵欲之路是导向智能的宫殿。

一个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是因为他能用一种比他所处时代的道德标准更普遍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我们现在负担的任务是找出一个衡量男子气概的标准，探讨现代男人的使命，规划英雄式生活的新形式，就是把先知的见解用现代词汇翻译出来。

心存善意的男人和女人都对作战厌倦，但又不知该如何终止两性之间的敌意。数百年来性别成见已经崩溃，但我们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一代之间，变化的冲击层出不穷，性革命、来势汹汹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妇女在政坛和经济领域中出现了。

两性之间发展真爱的第一道障碍，就是过于伤感浪漫的爱情观。我们经常把爱当作全面的肯定。两个人结合为亲密的一体。

接近、亲密、温暖而舒适。流行的爱情隐喻中满是液体的意象：爱河、愉悦的浪潮、软化、漂流、高潮、自我溶化不见、两个人水乳交融。要不然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永远的和平：开放、不设防、降低防御、交出独立性、政治与权力斗争告终。从这么感情用事的观点看爱情，它跟冲突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不相爱的人就会打仗，两者决不兼容。

有爱的地方就没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不会有爱。在爱的世界里，没有边界冲突，没有人际斗争。

真爱是惟一公正而神圣的战争。两个朋友承诺做彼此忠贞的反对者。男人发誓保卫我独立性的完整，并尊重你的独立。男人只以平等相待，男人要以完整的自我呈现在你眼前，而且要求你也这么做。男人们透过立场相对的交谈、话题的争执、爱的辩证，维系我们的结合，直到双方终于融合为一体。

爱情表面上看像一场战争，事实上只不过是爱得猛烈，男人和女人之间诚实地大打出手，比起旧式的粉饰太平，虽然令人不适，却爱得更真挚。两性已经从沉默的敌意、深埋的恨意、低调的秘密战争，进步到公开冲突。因此，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公开承认，男女之间正在以激烈而古怪的方式交手，不断变换角色，寻求真诚沟通，透过是或否了解对方。

男人最需要了解的是，在他们与女人的关系中，凶猛和暴力应有区分。凶猛是内在力量的表现，暴力则是沮丧感和潜意识无能。两性之间产生真爱之所以困难，应归咎于男性心理上笼罩的一重阴影，他们在女人面前，会莫名其妙涌现一种无以名之的罪恶感，使他们倾向于用暴力手段宣泄内心的无能感。

男人必须先确知他对女人做了何等样的伤害和污辱，并且学会区分什么是成年人应有的责任感、罪恶感，什么是无必要的罪恶感与羞耻感，否则他就无法把女人需求太多、永远在指控他不称职和有罪的魔影，从潜意识里驱除，开始跟有血有肉的女人建立爱的关系。除非男人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女人说不。

男女平等的意义就是，公说公有理的理和婆说婆有理的理，

是同一个理。女性自我解放时，古老的痛苦怨恨会变成决堤奔流的洪水，冲走所有障碍管它公正与否。

男人和女人要能相爱，必须先尊重彼此的愤怒。男人探讨亲身经验的心得，不见得都能讨女人欢心。在男人更能体会感情的弦外之音，放弃控制的冲动时，女人会为男人喝采。女人听男人倾吐愤怒与痛苦的意愿，不见得比男人听她们诉苦的意愿来得强烈。

2. 雄性暴力的表现

我们应该承认，男人自古以来就是暴力的行使者。

男人有可能会把责任推到生理结构上，认为一切该怪大自然的设计有问题，怪不得我们任性妄为。但这种决定论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男人有系统地被制约成一种能忍受痛楚、勇于杀人、心甘情愿为部落、民族、国家牺牲生命的动物。

男人之所以暴力化是因为他们的肉体与精神都有系统地受到暴力对待。因为受过伤，所以他们也伤害别人。男人施加在女人身上的暴力，远比男人相互间的暴力缓和得多。

战争的出现，已使妇女和儿童也都笼罩在一度是男人专利的毁灭阴影里。古老的战争规则只让男人冲锋陷阵，妇孺受到保护，战争经常打着神圣的旗号，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来没有人认为男人的性命神圣或应该加以保护而杀害妇孺是一种罪行，但男人却似乎天生应该当炮灰。

男人很容易受责任、荣誉、爱国等美丽的口号催眠，但尽管官方的故事再三宣扬圣战的光荣，男人从很年轻就知道，战争中的血腥远多过光荣。

男人承受的伤痛，以及长期处于外界要求他上战场牺牲的期望压力下，造成的心灵创疤，其实在每一方面都跟女人恐惧强暴所受的痛苦不相上下。如果能从离地一百里的高处，像神祇一样居高临下观察历史，就会承认，只要人类把战争制度当成政治生

涯的中心，男人承受的痛苦就跟女人一样多。

只要容许战争制度存在，男人和女人就都默许对肉体的侵犯受战士制约的男人强暴女人，战争本身的残酷却是一种对男人的集体强暴。除非女人愿意为战争制度加诸男人身心那种有系统的暴力而哭泣，并分担一半的责任，否则男人就不可能充分摆脱罪恶感，重拾感性，为不幸受强暴或在经济不平等下饱受压迫的女人哭泣和分担责任。

褒贬男子气概时，我们必须记住，大多数男人打过仗，流过血，曾基于保护所爱的人别无他途的信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千百年来，男人被派了杀人的肮脏工作，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心铸造成一种武器。战争固然愚昧，暴力固然令人扼腕，但我们并非生活在没有贪婪、匮乏、疯狂的环境中，总得有人挺身与邪恶对抗。

男人要负责任，要养家，就得经常远行去打猎和作战，要表现温柔，他先得有驱逐敌人的强硬手段；要慷慨，他先得自私才能搜集充足的物资，有时甚至必须击败其他男人。

从男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男人心理基本上就是战士的心理。塑造男人最有力的就是社会的要求，使他们成为运用权力与暴力的专家，说成是为了自卫。

从历史上来看，男女最大的不同在于，男人会在必要时诉诸暴力，动用暴力的能力与意愿向来是男性自我认知的中心。

军队生活用与原始部落启蒙仪式大同小异的手法，有系统地摧毁人的个性。统一的制服、虐待狂似的军训官、新兵训练营肉体与精神上严酷要求，无非都是为了消灭个人意志，男人最高的美德就是凡事服从上级。

神话的启蒙仪式中，初学者向部落英雄认同，用他们的传奇模式构筑自己的一生。这套启蒙的神话模式对所谓现代心灵的影响，可以从各国军事文学中出现的英雄偶像看出来。

早期的基督徒相信，真正的生命就是效法耶稣，耶稣启蒙门徒都要成为酒神戴奥尼苏斯的化身，军中的男人则变成英雄，在

媒体吹捧下，英雄成了神话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战火的洗礼一直被视为主要的男性启蒙仪式，它留下的记号是男子气概的最佳象征。有许多作家这样写道：经历过这场枪战以后，战火洗礼了参战队员的孩子气。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不曾想：我在火线流血，现在我是男子汉。我们只是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方式觉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

虽说实际服役的男人只是少数，有杀敌经验的更是少数，但所有男人都不免受战争制度与军事纪律的影响。男人都会自问：我是个男人吗？我会杀人吗？面临考验，我能否证明自己勇敢？我有没有真正杀过人或冒过被杀的危险，或与之有没有关系？如果我经历火的洗礼，你对我的评价会提升？

男人都被文化塑造成追求征服、杀戮、死亡的心态，甚至娘娘腔的人也不例外。男孩子从小就知道，不肯打架就会被人嘲弄是娘娘腔或女孩子。我认得很多富于创造力的娘娘腔男人，他们过于敏感或善良，不适合打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因无法通过男子气概的考验而觉得自卑。

想要了解男人和男女之间扭曲的关系，先得观察男人的心理、肉体与灵魂，在社会要求他随时准备为保卫自己所爱而受苦、送命或杀人的压力之下，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提供我们两件有力的知识工具，帮助我们了解男人的战士的心理：弗洛伊德提出的防御反应。弗洛伊德认为，他对人类心理的描述透过客观的实际观察，符合科学原则，但他的假设只十足证明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理论完全受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他跟大多数十九世纪科学家一样，以为自己具有锐利如神的观察力，能看清现实的真相。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心理就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国家，为抵御来自内部或外部，各种真实或想像的威胁而组织起来。腹背受敌的自我，一方面要抵抗道德至上的超我天使大军，一方面要打击本我原欲。

男人发觉危险逼近，身体会立即备战，全身腺体与肌肉都进入紧急状态，肾上腺素分泌到全身，心跳加速，每个器官都在待命而动。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好几年，这也应归咎构成战士心理的情绪、行为模式与武装人格。拿统计到的数字来说，传统女性的屈服态度比男性的侵略成性更适合在现代中求生。谦卑的人确实比征服者多拥有这世界将近十年之久。男人为统治的特权付出高昂的代价。

心灵的形式由其作用决定，男人的思想、肉体与灵魂在战争制度下，就必须接受实际参与或想像的冲突、竞争与战斗的塑造。下面列举若干战士、心理的特征：戏剧化的英雄。战士的世界属于最古老的戏剧结构主角与反派冲突，英雄打坏人。

人类以打猎为生时，他们跟被猎的动物会产生一种三重的神秘关系。猎人会认同他必须杀死的猎物熊、野牛、大羚羊。他们相信自己前世是羚羊，而且他们死后，灵魂会回到动物界去。许多猎人为自己取了动物的名字。猎人必须与猎物心意相通，不仅要了解猎物的动向，以便抓它，也要使它同意作牺牲。猎人的男子气概要向他的图腾动物和他制作的工具认同。

如果直接把第一个将打猎塑造成神话的男人当作第一个哲学家，或许有点儿离谱，但我会想象像静静坐着观察野兽的动静，直到他能看穿它们的心理为止。在如此密切的契合之下，他不但了解，也十分尊重他将要杀死的动物，他还创造了一个动物牺牲自己，让人类吃饱的神话。

早期的猎人对男人的定义贡献了哪些基本美德，现在无法说清了。无论这事发生在信史之前几千几万年，使我们跟那些正在树上的表兄弟们有所不同的最大美德就是语言能运用象征和譬喻了解自我、发明工具、能设身处地了解其他动物。

我们不可低估所谓原始渔猎采集社会的成就与成熟度。虽然我们不完全知道如何翻译拉卡岩洞或查可峡谷的壁画，但很容易可以看出，它们都属于一套前后连贯的哲学，所有今天分门别类为艺术、仪式、宗教、青少年启蒙仪式，都从这些哲学中诞生。

3. 启蒙仪式

可以说，战争、工作与性，既是男性启蒙仪式的三大要素，也是男性认同的三大支柱，看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色情文学集或画集，都会看见一个又一个特大号的阳具。

不断勃起，高高耸立，摆出胜利的姿态。不论是点缀印度神庙的石雕男性生殖器，古罗马长翅膀的阳物，阴茎通常都被刻画得比实物大，很夸张，很迷人。

无论是赞美或弥补，男性对阴茎的专注几乎都带着不由自主的成分。我们很难看出它的真面目，就像透过望远镜的两端观察。错误的一端使它显得过分渺小而扭曲，一个垂头丧气的小鬼头，永远无法满足女性。正确的一端又把它放得太大，太接近。两种方式都造成偏差。基于某种很不明显的理由，男人的自我跟他们的阴茎几乎无法分割。女性从来不会像男性认同阴茎那样强烈地认同她们的阴道。

没有人知道男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阴茎当作意识的中心。现代小男孩不论动手玩弄、歌颂，或公开展示勃起，都不受什么限制。统计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确认，男孩子一旦认识了性，除非有事情让他很忙，否则他每小时平均想性多次。弗洛伊德一生中只有十年有比较活跃的性活动，所以这种事不能太信任他，他说男性脆弱的自我认同，是以摇摇欲坠的被割的焦虑论调为基础。

我们看到小女孩和妈妈都比我们少了某件东西，就以为她们生而不幸，被命运或残暴的父亲剥夺了这种尊严。

不管你怎么解剖这件事，其实最好是少做这种事，阴茎的本质和命运还是紧贴着男人的心。这方面的考虑甚至经常取代了他的心。

现在男人对性的了解即使不完全，也相当丰富了。一般都觉得性的范畴里已经没什么新鲜事了。男孩子的性启蒙通常在梦遗、男生更衣室、或汽车后座等富于精神分析意味的背景下发

生。

梦遗在所有受忽视的性启蒙因素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有的男人毕生不曾梦遗过，有些人则一直等到有过性经验才开始梦遗。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梦遗不啻是把沉睡者唤醒的号角声。这种人早在长出第一根阴毛，在身材经荷尔蒙塑造成形，在父母师长教他小虫小鸟是如何做那事，并且不厌其烦警告他不可做这做那之前，伟大而原始的阴茎已经自告奋勇担任第一个性启蒙者。

启蒙之梦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某些男人很早就经验到性与神秘、亵渎与神圣。在我们落入文化塑造的扭曲变形的性窠之前，有时我们也有机会窥视性爱狂喜的堂奥。富于创意的想像力跟荷尔蒙结合，趁着我们还没有被教诲成真正的男人，把最美好的性远景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的文化神话深深镌刻在我们的性生活上。第一度启蒙是为了完成战士角色的需求，征服和占有越多女人越好。第二度启蒙是为了做一个性的好工人，要做爱，力求表现，创造预期的效果带给女人满足。

也许人有会抗议：你不是想告诉我们，性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展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男人还得为女人的高潮负责吧？现代男女应该都够开放，能为各自的性满足负全责了。没有人再把满足女人视为男人的天职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分享责任的观念或许已渗透了大脑皮层，但它确实还没有机会进入主管情绪的大脑中枢，至于远在下半身的生殖腺，它就管不了。可以不提自由主义的那套辞令，绝大多数的男人还是觉得有责任在性方面满足女人。我们的头脑或许已经解放了，但肚腹一带仍然很保守。而且几乎所有小男孩一辈子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讨好你的母亲，否则你就麻烦大了，这教他们的脑筋如何转得过来。

我猜很多男人永远摆脱不了在性方面力求表现的习惯，即使在婚姻中也是如此。我们从文化——父母、师长、老板、电影上

得到的信息就是表现男人的一切，男人就得把事情做出来。只要我们用经济成就作为判断一个男人的标准，用他的财富来衡量他，那么我们也就会用卧室中想像的成功来评估自己。

在传统上符合男子气概原则的性考验并不涉及性器官。一个真正的男人用使女人怀孕、保卫她不受敌人所害、养家糊口来证明自己，但随着节育工具有了，小家庭或根本不要小孩的婚姻观，已经把生育考验淘汰出局，战争不受欢迎，加以核子武器的强大杀伤力，使一般人对军队信心大失，双薪之家也剥夺了男人一家之主的光彩。结果男人只好全力投注于如何讨好女人，在她们面前力求表现。很多男人接受男子气概考验的竞技场，已经从战场变成了眠床。

男人的性启蒙还有把性与征服或表现分开的第三阶段。有些男人不受世俗所囿，摆脱了男生更衣室和表现、心态，把激情与温柔整合为一。通常要等到追寻进入第二部分，等他对普通的男子气概涉及的奖励与痛苦感到幻灭以后。

对男人或男子气概本质的道德判断，往往不出性别的生理因素或当时舆论的范畴。任何一种男子气概或女人气概都一定有它的社会背景。男子气概并非男人自己创造的万世不易的东西，而是因时推移的一种文化建构。

男性工作仪式早在学龄前已开始筹备，早在男孩子懂得什么叫后天之前，善意的大人就会下意识地问他：你长大了要做什么？他很快就会发现，我要做一匹马这样的回答，不能令大人满意，他们在我们五岁的时候就要知道，我们一生有什么计划，将来选择从事哪种行业。男孩子很早就学会，职业代表一个人。

在现实社会里，男子成年仪式最早是从学校开始。神话、价值观、英雄故事的搬演，已全部融合在教育制度里。在印第安部落中，惟有地位与权柄极高的人，才有资格头戴鹰羽和吟唱某些圣歌，这跟商业社会用某些名牌和商标代表阶级地位，没什么区别。

4. 男人的性本能问题

对男人的性本能的研究，会出现许多容易引起误解的看法。男性的精液并不是垃圾一般的东西，非得清除不可。在女性方面，没有什么东西可排，也没有这种排便似的欲望。最有权威的心理学家麦图格教授，对性本能下了这样的定义：“性是复杂的、先天就组成的、身心两方面都有关系的一种倾向，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识，二是感，三是动。从神经的功能结构方面看，一是属于传入神经或感觉神经，二是属于神经中枢，三是属于传出神经或运动神经。”

应该说，我们自有一种能力来辨别异性，并能就此辨别做出适当的反应，最终达到性交合的目的。麦氏的定义，实际上适用于一切本能，不限于性的本能。同时他对一般的本能又有一个定义：本能是一些内在的特殊心理上的倾向，是凡属同一物种的个体所共有的。所以，这种笼统的说法，对于两性由接近至结合的过程，并不能增进我们对于这过程的了解。心理学界早就有一个废止本能的提法，对于这种提法我是赞成的。

在自然界中，要把性欲积累起来，雄性要花费多种活动与炫耀的工夫，而在雌性方面，要费上不少考虑的时间。麦氏讲到的厮磨过程，不论其为身体的或精神的，其效用也无非在增进积欲程度，所以我们可以把厮磨的过程说成是积欲的过程的一部分。性选择的决定，就发生在积欲迟缓的过程中。斯登达尔所称的恋爱的结晶化，以及种种性的象征，无论其为常态的或变态的，也都在这一过程中。

虽说积欲在前，但解欲终究是性爱的目的与高潮。解欲是一个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过程，也经常和心理学发生关系。

解欲是积欲的关键，如果关键不明，我们对性冲动的心理分析，也就是模糊的，不正确的。就拿普通情形来说，积欲与解欲衔接紧密。积欲好比积薪，解欲就像积薪被点燃后火焰的升腾，

这火焰不是寻常的火焰，而是生命的火焰。一经点燃，生命便可以世代地不断传递。

这全部过程分开部分，实际是贯通的，好比平地上打木桩，打桩的那个极有分量的大铁锤，用了大力举起之后，突然放下，正打在桩子的顶上，桩子被打下去好几尺。

积欲好比大铁锤因蒸汽之力被高高举起的阶段，而解欲便是它被突然放下的阶段了。直到桩子入地，那积累的力量才完全放出来，好比把精子推动到目的地才结束解欲一样。

人们所说的积欲，在文学或社会学上叫做求爱。

男性因性冲动的力量而向女性接近，就是求爱。未婚的人，求爱往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已婚的人，每一一次性交合，也必得经历这两段过程才算有效，双方才能满足。

在解欲前，多少得经过一些求爱的程序。缩短的求爱程序，自有它的功用。性交合天长日久会使双方生厌倦之心，要避免厌倦的心理，要增加欲望的积累，过程是不可少的。被缩短的求爱过程大部分属于触觉方面。

触觉与其他知觉所引起的欲望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渐渐地集中到生殖器官上，最终到达顶点，解欲的现象便接踵而来。全部的过程最初原是神经与精神的居多，到了积欲后期与解欲之时，最活跃的器官就是血管，这便是进化史上古老的所谓以皮肤为媒介的性关系。

各种欲望到了后期，全身的血好像完全向皮肤输灌似的，造成各部分的充血状态。脸部变红了，生殖器官也在发生着变化。

生殖器官的充血，在男性方面，即引起阳具勃起。前人说过：“勃起是阳具的害臊”不过脸的害臊与生殖器官的害臊有不同。后者，充血是一个确切与特殊的功能，就是在性交合的时候，可以插入异性的生殖器官。

阳具的血管的机构比较特别，它是由大量的结缔组织、动静脉管与平滑肌肉纤维错综纠缠而成的，三者综合，叫做勃起性组织。

勃起性组织的勃起可由神经中枢唤起，也可由触觉激发。雄性的生殖器官有这个特点，雌性也有勃起性组织和积欲过程的充血现象，当然没有雄性那么明显。

非洲大猩猩，雌性在性欲激动的时候，阴蒂和小阴唇所显示的充血现象很明显。到了人类，因阴蒂不发达，有新进化的阴阜和大阴唇，充血现象几乎看不见，但触觉还是可以感受的。因为这些部分自有海绵式的弹性，一经充血，弹性就增加了。

女性阴道的全部，包括子宫在内，都有血管。在性欲发作时，也可以显出充血现象，与阳具的勃起相似。女性阴道出现充血现象时，分泌的一种液体散布在阴唇的周围。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黏液，平时也有，润泽在阴道里。

当性欲发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黏液就大量分泌出来，其功用在于进一步润泽阴道口，使阳具交合时容易进出。在分娩的时候，胎儿要从阴道出来，也有这种液体润滑。这种黏液大部分是从腺体里分泌而出，而腺的位置就在阴道口的里边一点。

在积欲过程中，这种黏液的放射是必要的，这证明积欲和脑神经中枢有活跃的关系。同时，黏液的分泌也和情绪的变化呼应，文学书上所说的“春情荡漾”，也就是黏液放射的时候。男性阳具的勃起与女性阴道的充血完成以后，性交条件就具备了。

如女性是处女，还有一个处女膜问题。从前，人们把这一块小小的膜看得非常重要，一个处女的名节就在这块膜上。现在人们明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第一，女性的贞节并不完全建立在解剖学之上。第二，处女膜的大小厚薄往往因人而异，这种不同在自然的变异范围也是正常的。第三，幼年的意外的损伤，都可以把它损坏。女性的手淫也可有同样的结果。

当然，也有性交后不破的。据说在娼妓中间，也可以找到完整的处女膜。首次性交合时，处女膜破损，会引起疼痛。如膜特别厚，交合也许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就得请医师做手术，女性也可以自己用手指的压力，渐进地把它伸张开来。

在有的文化单纯的民族中间，做母亲的往往很早就替女儿施

行这种不用刀的手术，目的是为了卫生，也是为结婚后可以增加性交创造便利。

在一切高等动物中，包括进化史上与人类最近的生物在内，交合的方式，总是由雄性一方前进到雌性一方的背面。到了人类，正常的方式是男的前进到女的前面，即面对面。在西方，有人叫做“爱神正看式”。

这所谓爱神正看式可以看作人类特有的交合方式，但也有其他方式，或为正看式的交合，或与动物的交合式相近似，往往因民族习惯而异。

女性经过满足的解欲之后，如同有饮酒适量的感觉，有点醉态。这种感觉可以维持好几个小时。因此，积欲与解欲不是两个分开的过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这是造化规律，它让生物个体把力量积蓄起来，紧接着又让它把力量解放出去。这解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生殖细胞的输送与结合，都是这种力量解放的结果，即使因受阻达不到生殖的目的，这种力量的出现，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也很有益处。

5. 寻求性生活自由

如果性自由不加以限制，结果就不好了。如果性满足变得非常容易，性欲需要的心理价值就会降低，为提高力比多能力，挫折是必要的。

在男人中，如果对性满足的自然抵抗做得不够，他们就会随时建立习俗的障碍，以便能够真正地享受爱情，无论对一个男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在毫无困难就可实现性满足的时间里，如在古代文明的衰落期，爱情变得一钱不值，生活变得异常空虚，不得不通过建立强烈的反向形成以恢复爱情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

基督教的禁欲倾向确实创造了爱情的心理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从未想过的。禁欲倾向赋予了苦行僧的生活以最重要价

值，因为他们的生活几乎充满了与力比多诱惑的斗争。

应该承认，这里所表现出的困难代表了我们的生物本能的普遍特征，同样，从一般意义上讲，本能的心理价值与其受挫折的程度无疑也是一致的。设想有许多不同的男人同样地进入了饥饿状态，随着择食需要的增强，个体间的差异将趋于消失，所有的男人都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共同特征，同样真实的是并非本能的满足必然带来其心理价值的迅速跌落。

比如说，嗜酒者与酒的关系便是这样的。酒难道不是总能给嗜酒者以同样的中毒性满足吗？在诗歌中常将这种满足比拟为性欲满足，但这种比拟能为科学的观点所接受吗？是否有男人听说，嗜酒者因习惯喝一种酒而不得不改变酒的类型呢？恰恰相反，习惯倒是常将嗜酒者与某一品牌的酒紧紧地捆在一起。是否有男人听说过，嗜酒者需要到酒价更昂贵或禁酒的国度里去，用这样的障碍强化他欲得到的但却退化了了的满足呢？

如果考虑到本能的漫长与艰难发展史，有两个因素也许与这种困难有关，首先是对象选择的双向结果及反伦乱问题的介入，性本能的最终对象已不是原始对象，而为其他对象所替代。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当由于压抑而失去了愿望冲动的原始对象时，很容易有无休止的替代物取而代之，但没有一种替代可使男人获得充分满足。这也许对男人性爱的常见特点做出解释：他们的对象选择总是摇摆不定，不断寻求刺激。

性本能有多个原始组元组成，或者说由这些组元发展而来，但有些组元却无法变成后来的本能形式，在很早的时候它们就被压制或移作别用了。

在所有的发展过程中，只对情结结构的上层部分产生了作用，促发性兴奋的基本过程却依然故我。排泄物与性有着太密切和难以分离的联系，生殖器的位置是具有决定性和无法改变的因素。男人或许会引用拿破仑的极其著名论断：解剖学是命中注定的。

在男人身体类的发展过程中，生殖器却并未朝着美好的方向

发展，它们仍保留在动物的水准上，因此，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

要对性本能施以教育是困难的，以往的教育不是太过分，就是微乎其微。如果文明不以牺牲可体验到的快乐为代价，要消除性本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派上用场的冲动会在性活动中以未满足的形式持续下去。

我们或许不能不向这样的观念妥协：要使性本能适于文明的要求几乎是极不可能的。文明发展的结果，很难使男人类避免克制、痛苦与未来的灭绝。诚然，这种沮丧的预测仅建立在单一的推测之上：在文明的压力之下，性本能的压制必然导致对文明不满的特殊后果，当性本能屈从于文明的起码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男人类便具有了创造最崇高的文明成就的源泉，这是通过本能组元的更广泛升华实现的。

通过对性本能的任何分配均能保证充分的快乐满足，那男人为何会将性本能力量移作他用呢？他们决不会放弃这种快乐，当然他们也就无任何进步可言。因此，两种本能需要之间无法调和的区别，似乎保证了男人类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科学的目的既不在于骇人听闻，也不在于安抚男人心。但我本人随时承认，我所得出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应建立在广泛的根基之上，男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能够纠正我在此孤独沉思的结果。

男人快感区的快感在被满足的同时却伴有性紧张，对这种性紧张的根源及实质，我们尚一无所知。说紧张源于快感本身，但这也不全是，而且难以让男人信服。因为，在最大的快感到来之时，随着性物质的释放，紧张非但没有产生，而且还被排遣。因此，快感与性紧张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联系的。

性物质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除了性物质的释放才使性兴奋趋于停止外，在性紧张与性物质之间还有其他的联系。过着禁欲生活的男人，其性器官在不同的间隔时间里并非总受制于清规戒律。譬如在夜里就可释放性物质，并伴有快感，这是梦中幻化的

性行为的产物。

就这一过程来说，恐怕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性紧张借助幻觉对真实行为的替代，将性物质中的精液释放了出来。性机制以枯竭的体验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若精液枯竭，不仅性行为无法产生，快感区对刺激也会变得迟钝，其相应的兴奋也便无快感产生。由此可见，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对快感区的兴奋也是必须的。

如果我不错的话，这会导致一个已经广为流传的假设，即性物质的积聚产生并维持了性紧张。性物质的压力作用于性储存器的内壁，作为一种刺激传至脊髓中枢，更高的中枢接收了讯号后便意识到了所熟悉的紧张感。

如果说快感区的兴奋增强了性紧张的话，那只有一种假设可能成立，即这些快感区早已与这些中枢建立了解剖学的联系，从而增强了兴奋的程度。性紧张达到一定水准后便产生性的动作，否则就刺激了性物质的产生。

这种理论虽被接受，它适于成年男性的性活动，然而却无法解释下列三种情形，即孩子、女性与被阉割的男性。在这三种条件下，都不存在性物质的积聚问题，这便使得该理论的应用陷入困境。不过还得承认，这一理论的某些方面也许还适用。

内生殖器的重要性对阉割后的男性的观察表明，性兴奋可独立于性物质的产生而达到相当的程度。阉割手术虽旨在对力比多加以限制，然而结果却往往不尽然。

男人们早就知道，被疾病剥夺了男性性细胞的病男人，虽然已无生育能力，但其力比多与性交能力却未受损害。

化学理论性腺移植实验，包括动物睾丸与卵巢及人类中两性间的移植，多少使性兴奋的起源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也使性物质积累的重要性有所消减。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表明，青春腺也是双性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高等动物的双性理论便获得了解剖学基础。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的甲状腺对性的作用与这种新的生